

李光濤著

中韓民族與文化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李光濤著

中韓民族與文化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中華叢書 中韓民族與文化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印行

全一冊 基價平裝新台幣貳元伍角

著者 李 光 濤

出版者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地址：臺灣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經銷處 臺灣書店

地址：臺灣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十四號

國外經銷處 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亞皆老街一一一號地下

香港德輔道西一八九號

序

本書撰述，其義有三：當對日抗戰末期即民國三十四年春，我在四川南溪李莊時，曾於中央博物館看到民國卅二年九月廿一日教育部有高字第四六一二六號訓令一道，其內容大旨，特別着重在尋繹民族融和與中華文化的淵源，多所闡揚，通令各文化機關，希望國人加以精密的注意。此一義也。往者，傅孟真先生對於整理史料的想法有云：「歷史之研究，第一步工作應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爲最要；將來有所發表，即無大發明亦不致鬧笑話。因此種原料爲他人所未利用，我能整理發表，即是對於學術界之貢獻，決不致貽誤他人。」此二義也。本書所據史料，以朝鮮實錄一書爲主，同時兼採朝鮮其他史籍，以及明清檔案內之有關文件，而均爲一般學人所未利用者。此三義也。

考朝鮮實錄一書，其性質同於原始的檔案。記日確，內容詳，比之明實錄、清實錄等刪削性的著錄是大大不同的。朝鮮實錄共二十五朝，據我所寫的統計，凡八百四十八本，一千七百零八卷，五萬九千九百七十一葉，四千八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字。總其字數之多，約當於明清兩朝實錄的總和。此書當初日本影印無多，以此外面流傳不廣；一般讀者，不但少有利用，其實亦不易見到也。本書史料之抄輯，歷時凡三四年之久（始於民國卅一年），其時作者幾以李朝實錄一書爲日常的讀本，見到不少的史料都是記中韓民族和文化的。於是我就把握了這一問題，錄出了一堆又一堆的（當然包括甚多，如倭寇、如女眞、如朝鮮等史料，皆是。）許許多多的證據，藏之故篋中，已十餘年。年來檢出加以整理，題曰：「中韓民族

與文化」，作為專刊行世。本書大旨，即在闡揚中韓數千年來同文同種以及所謂「中韓唇齒」彼此相因相藉的史事。一面作者認為傅孟真先生意見正確，以此不敢憚煩，才寫成這一長編公之於世的。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一日李光濤寫於南港

中韓民族與文化

目 錄

序

第一編 民族

第一章 箕子朝鮮·····	一
第二章 野人與朝鮮·····	一三
第三章 漢人與朝鮮·····	三四
第一節 韓化的漢人·····	三四
（一）陳氏明氏的後裔·····	三五
（二）李如松後裔·····	四一
（三）石星後裔·····	五四
（四）孔聖後裔·····	五七
（五）張舜龍後裔·····	六一

(六) 黃功後裔	六三
----------	----

(七) 康世爵後裔	六五
-----------	----

(八) 「不樂從胡」及所謂「向化子孫」	七〇
---------------------	----

第二節 漢化的韓人	九六
-----------	----

第二編 文化

第一章 著作	一一五
--------	-----

第二章 鑄字	一六七
--------	-----

第三章 經筵	一七八
--------	-----

第四章 求書	一二三
--------	-----

第五章 華制	一二六
--------	-----

第六章 尊崇	一二九
--------	-----

第一節 大報壇	一二七
---------	-----

第二節 文廟	一三〇
--------	-----

第三節 關王廟	一三一
---------	-----

中韓民族與文化

——朝鮮實錄論叢——

第一編 民 族

中韓民族，姑分爲三章記之：(一)箕子朝鮮，(二)野人與朝鮮，(三)漢人與朝鮮，總上三章，都只是限於明清兩代的朝鮮之記錄而言，明以前概不涉及，實際朝鮮實錄內稱述箕子的史事，也正是包括殷周以來而言的，特在此先申明一下，讀者請注意之。

第一章 箕子朝鮮

當殷之亡周之興也，箕子受武王之命，而封於朝鮮，是爲後朝鮮之始祖，傳四十一代，享國九百年左右。考箕子於朝鮮，既有後朝鮮始祖之稱，則是箕子的朝鮮，當然也和中華爲一事，這在朝鮮宣祖實錄內曾經大書而特書，如二十五年壬辰（萬曆二十年）十月庚寅，禮曹判書尹根壽面啓國王有曰：「駱參將（尙志）待我國人甚厚，常曰：箕子汴梁人也，汝等同是中國人也。」（卷三十一葉三）這一啓辭，可謂親

切之至。而同時朝鮮第十四世國王李祘的看法，則以為朝鮮於中華，等於春秋列國的諸侯。凡此史料，拙著「朝鮮國表文之研究」曾記其大槪，專為表揚朝鮮尊崇箕子之文獻，見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二輯下冊。今本文既以「箕子朝鮮」為言，當然應仍就朝鮮實錄內關於所有尊崇箕子的條文再轉錄一次，以見朝鮮史籍內往往以「箕子之邦」或「嗣守箕東」等名詞為題的原來在朝鮮都是些「于國有光」的記述。不過，院刊中已有著錄的現在這裏也不再更記，但將若干尚未利用的史料全皆錄出之，俾與院刊合而觀之，庶幾益足明瞭所謂「箕子朝鮮」在東方史上實為震耀中韓之第一大事。

一、成宗實錄：

十九年戊申（弘治元年）三月丁卯，遠接使許琮馳啓曰：新安館設天使慰宴時……正使曰：箕子之墳與廟在乎？吾等欲拜焉。答曰：墳則遠在城外，今不可到，廟則在城內矣。曰：然則當謁廟矣，即詣箕子廟行拜禮。出廟門，指檀君廟曰：此何廟乎？曰：檀君廟也。曰：檀君者何？曰：東國世傳唐堯即位之年甲辰歲，有神人降於檀木下，衆推以為君，其後入阿斯達山，不知所終。曰：我國知矣，遂步至廟，行拜禮。入廟中，見東明王神主，曰：此又何也？曰：此高句麗始祖高朱蒙也。曰：檀君之後，何人代立？曰：檀君之後，即箕子也。傳至箕準，當漢之時，燕人衛滿逐準代立，箕準亡入馬韓之地更立國，所都之地，今猶在焉。檀君、箕子、衛滿，謂之三朝鮮。曰：衛滿之後，則漢武遣將滅之，在漢史矣。即還館。（卷二四葉三）

二十四年癸丑（弘治六年）十二月壬午，下書平安道觀察使李則曰：箕子墓垣墻丁字閣等高低

長廣，備細尺量，圖畫上送，垣墻則燔磚改築。又墻內布磚，丁字闌則整齊改搆，以人與幾名幾日畢役，所入物件，詳悉錄啓。（卷六五葉一四）

二十五年甲寅（弘治七年）正月辛亥，平安道觀察使李則承教，圖箕子墓塋內物像祠宇制度馳啓。

（卷二八葉一七）

二、仁祖實錄：

十一年癸酉（崇禎六年）十月戊辰，平壤幼學楊懿元等上疏曰：我太師箕子，尹效東土，教以八條，彝倫攸敘，免於夷狄之鄉，得爲禮義之邦。其功其德，極天罔墜，而至治之澤，尤在此地，景慕之誠，切於羹牆。……（卷二八葉四一）

十七年己卯（崇禎十二年）正月丁亥……同知經筵李景奭曰……安邦俊鮮于浹皆留意學問上，乃一國之善士也。上問鮮于浹何地人？對曰：平壤人，箕子之後也，尤當錄用，聞其易學通明，蓋非凡備。（卷二八葉六）

三、肅宗實錄：

五年戊午（甲辰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日前上講書洪範，感箕子事，欲別遣近侍祭其廟，令禮曹問于大臣，大臣皆以合於尊道慕聖之義爲對。上命都承旨往祭，祭文令大提學製進。禮曹又以爲五禮儀祀典，歷代始祖，載於中祀，祭用小牢，文宣王亦載中祀，而以牛代羊，饌品多寡亦懸殊。今箕子在歷代始祖之列，則當用小牢，而自上別遣近侍致祭，意在尊道慕聖，則與古之太牢祀孔

者同，似當特用太牢。上可之。（卷八葉五十七）

八年辛酉（康熙二十年）二月丁未，知事金錫曾……又言：近來充定軍役者，多有冒稱先賢子孫……以韓爲姓者，皆曰箕子後裔，冒僞之迹，有不可掩者。今後箕子子孫，則只許鮮于氏勿爲定役。

……上許之。（卷十三上葉十六）

二十三年丁丑（康熙三十六年）六月丁酉，領中樞府事南九萬上劄曰……至於遼左，初是箕子受封之疆，而開原縣乃古扶餘國，高句麗始祖朱蒙發迹之地，今之蓋平縣，乃辰韓故境，亦我三韓之一也。曾在高句麗盛時，遼東一帶，及女真之屬，大抵皆是封內，以此爲海東強國。及至末季，君臣失道，地蹙於隋唐，民遷於江淮，剪焉傾覆，無復餘燼之可尋。興亡盛衰之際，併吞分裂之迹，俱載障中，亦足爲慨然興歎，怵然思懼之具矣。（卷三二葉三六）

二十六年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辛未，平安道儒生等，摸箕子畫像，建祠於成川百靈洞而奉安之，上疏請宣額。上下其疏，禮曹言：箕子卽東方聖君，下同書院頒賜恩額，事體未安，宜令本道監司從便守護，以爲永久奉安之地。上從之。（卷三四下葉二）

三十五年己丑（康熙四十八年）九月戊寅，御書講，上曰：箕子八條之教，實爲東方之大功，其祠在平壤，曾遣近侍致祭，而歲月已久矣，今又遣承旨致祭。（卷四七葉三九）

四十年甲午（康熙五十三年）七月癸亥，黃海道長淵儒生金景游等上疏，請廟享箕子畫像於本府。其畧以爲元順帝潛藏，遠遊於我東也，箕聖畫像來自中國，奉安於文殊庵，民到今傳說昭昭，而歲

久泯沒，莫知在處，今者得諸鶴林寺，則遺像宛爾。又有箕子像三字於其上，數椽茅屋，姑以權安大聖人遺像，何所拘而不以之廟饗哉？上下其疏，禮曹覆奏，以爲景游等當初請建朱子書院不許，又云得箕子畫像，其言不可準信，事係重大，請令本道查報。上允之。（卷五五葉十九）

四、英宗實錄：

七年辛亥（雍正九年）六月丁未，行召對……又令擇鮮于氏中俊秀者，使奉崇仁殿祀，修箕子墓，遣承旨祭其廟，皆用（副司果李）宗城之言也。（卷二九葉四十）

三十七年辛巳（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癸未，上親製箕聖廟祭文，命重臣致祭。上命中官持御笠以來，曰：此起敬處也。仍整坐，命書傳教曰：漢高過曲阜，以大（太）牢祀孔子，此爲漢之四百年基業也。噫，箕聖非徒孔聖稱仁，我東禮樂文物倖擬中華者，實箕子之遺澤也。昔年取箕子志，命繕寫而粧焉，予於侍謁時，仰觀而欽慕，今命讀東史，於箕聖紀，不覺蹶然。七星門外雖七閣象設儼然，何日奠酌，若不敘懷，獨不愧於漢高乎？致祭於箕聖墓祭文製下，以判尹余陽澤差遣。

（卷九八葉三六）

四十三年丁卯（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己未，內局入侍，教曰：頃者飭白衣之時，或曰箕聖之來朝鮮也，其亦衣白，此我東風俗云。予則曰不然，噫！彼箕子逢聖人陳洪範，來朝鮮教民八條，有仁賢之化，後之人不體箕聖之訓，只慕其衣，豈不透哉？須看禮記月令，其色各隨四時，況朝鮮東方也，以此推之，尚青乎，尚白乎？……而予之慨然者，勿論儒武皆以淺淡服造備者，此後爲儒者

着淺淡服入場中者，分付四館所停舉。（卷二一〇九葉四）

四十六年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乙未，司直金應淳上疏，略曰：我東文獻以訛傳訛，今不可徵，箕子以前，雖存而勿論可也。由箕子逮于箕準爲四十二世，其間事蹟傳之宜詳，而不傳者居多。自厥後沿革，始終不一其號，至若朝鮮之稱，見於中國史者，以有洙水，故曰朝鮮，載於東史，則曰東表日先明，故曰朝鮮。國號易知也，猶未詳如此，況他可疑者乎？（卷一一四葉六）

總上稱述箕子記事，當李氏朝鮮之初期，即已言之多矣，例如世宗實錄有云：「吾東方文物禮樂倖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禩，惟箕子之教是賴。」又云：「箕子……在朝鮮作八條，政教盛行，風俗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又云：「箕子者武王之師也，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于我朝鮮，朝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保，其化至於道不拾遺，此豈非天厚東方，界之仁賢以惠斯民，而非人之所能及也耶？」又云：「箕子之德，不可得而讚也。」（卷四〇葉七）凡此尊崇之辭，再參前引史文，可知朝鮮只因有了一個箕子然後才「倖擬中國」的，然後才是「免於夷狄之鄉」，以及「得爲禮義之邦」的。所以李氏的東國，當其建國之始，便以「朝鮮」的稱號，請封於大明，有「切惟昔在箕子之世，已有朝鮮之稱」語。同時朝鮮之儒者，言及朝鮮華化的歷史必先言箕子，不先言箕子則不能了解朝鮮的華化是怎樣地才和中華爲一體的，有如「小華外史」一書，便是「朝鮮之名聞於天下」之第一巨著。

再說箕子的朝鮮，傳位既有四十餘世之多，享國又近乎千年之久（肅宗實錄卷六葉二載右議政許穆上劄言東事

有曰：「論其治，則檀君淳龐之俗，箕子八條之教各千年」，則是箕子後裔之無數，必蔓延及於朝鮮之全境。而前引仁祖和肅宗實錄內大槩以爲當初箕子建都於平壤之故，於是乃竟硬性的指定平壤之鮮于氏才是箕子的子孫，這一說法，是不足爲訓的。例如享國八百年的周朝王室，其建都地雖只曰鎬、洛二京，然而周室的子孫並非只傳於鎬、洛二邑，而乃是遍及中國各地的。何況箕子的朝鮮有國幾及一千年，比之周室更多一百餘年，則其子孫之繁衍，我想，最少也當與周室比美並稱，決非僅僅只得平壤境內鮮于氏之一族而已。至於所謂「以韓爲姓者」是否出于箕子後裔之冒僞？姑不辨，不過韓姓在朝鮮，實爲朝鮮之一巨族，而指韓姓爲箕子之子孫的，這在朝鮮早年實錄中卽已嘗見之，甚至於有人說朝鮮當初的三韓也正是箕子之後。凡此云云，其真正原始的史籍已不可考，卽如本文所述的箕子其人其事，也只是全憑朝鮮李氏歷朝實錄之記錄而說的，因爲這部實錄，說到箕子之事又都是「有典有則」的，如所謂「箕子之邦」及「嗣守箕東」一類的名詞，此在當年東國人士的眼光觀之，正是一種極端自信自信之美稱而已。不過史之是非尤其是古史，原無定論，比如東國近來就有些學者，大約由于古今看法之不同，對於該國所有二三千年来稱述不絕之箕子，似乎好像是採取了所謂「疑古之論」，乃又異其口號不惜否認箕子的傳說，參大陸雜誌十四卷十二期（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所載胡秋原先生「實遊觀感」一文，其中有一條特別談到韓國的史學就會這樣說：

在史學上，民族主義抬頭，這是新興國之通例。他們研究院院長是一位最知名的史學家，他否認箕子傳說，肯定檀君傳說，他說甲骨文中並無箕子的記載。我說甲骨文現只發掘了一部份，縱全

都出土，甲骨文裏也不應有箕子記載。箕子是殷末周初之人，而甲骨文早得多了。中韓自是不同民族，箕子之傳說，不過說明中韓文化血統之交流，至少始於殷末周初而已。

按箕子史事，其真實性究竟如何？乃係另一問題，姑不論。獨是我們所該注意的，即爲關於歷史之研究無論上古和中古，總應以記載爲憑（傳說也是記載之一種），有如中國古史罷，當甲骨文未出土之前，所有中國史籍記載殷商之史事，如關於殷商君王之稱號，大抵都是得之於古籍的，及甲骨文出土之後，則所謂古籍也都由甲骨文而加以證實了。以此爲例，我們再就朝鮮的古籍而言，其記載箕子之事自有其淵源，自然也很值得加以研究的。就說古代文獻罷，如甲骨文金文之類埋沒地下者其數甚多，像箕子史事，本爲中韓一大事，將來也許會被發見的，有了發見，則所謂大事也只須一言而決的，茲不必贅論。而我們現在所談的箕子，惟有根據東國的正史，蓋曰箕子於朝鮮享國那麼久幾乎一千年，至有「後朝鮮始祖」之稱，而朝鮮一些史籍又皆言之鑿鑿，當然並非憑空之談，當然是有根據的。果如韓國學人所云「否認箕子傳說」的話，則是該國「東國通鑑」一書，尤其是箕子王朝的「後朝鮮」享國千年之一史事將須完全抹去，同時又更須再物色另一王朝以補其闕，否則不免在所謂「前朝鮮」的檀君王朝之後迄於三韓之世，其間歷史便將中斷一千年？這一問題，我們現在也大可不必爲之關心，反正有胡秋原先生所說的甚麼「中韓自是不同民族，箕子之傳說，不過說明中韓文化血統之交流，至少始於殷末周初而已」之一意見，是很值得注意的，由學術觀點而言，也正是所謂「中庸」之論而已。

此外，作者也有一個說法，就是說，關於朝鮮之「慕華」，據該國史籍所載，總是一個百分之百的

真情實事。如東國通鑑嘗記新羅自以爲少昊金天氏之後，故姓金氏。而高句麗亦自稱高辛氏之後，始高氏。又引古史曰：「百濟與高句麗同出扶餘……秦漢亂離之時，中國人多竄海東，則三國祖先，豈其古聖人之苗裔耶？」此又直以三國的祖先，亦擬爲中國古聖人之苗裔？然此猶爲想像之辭，現在不妨置而不論，我們再據成宗實錄卷二十葉四談談當初東國所受箕子的影響：「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此一史文，可以說，是爲「箕子朝鮮」之一定論。同時也很可意味着所謂「史稱小中華」云者，並非泛稱，參正宗實錄卷三十六葉十九，更有錢物爲證，如所謂「自箕子時行錢，至今仍用」之一記錄，最足證明東國一般民族性的華化究竟是怎樣地一個淵源了。

×

×

×

×

×

附 記

一、箕子史事，不僅東國史籍記之甚詳，即如地理上有關箕子的古蹟，亦比比皆是，參世宗實錄及箕田考可以見之。

其一，全羅道地理志。（世宗實錄）

(1) 益山郡，本馬韓國。後朝鮮箕子避衛滿之亂，浮海而南，至韓地開國，號馬韓。（卷一五一葉五）

